

散文

聆听老街的回声

■芦艳丽

生活在现代气息浓郁的城市，谁还记得老街旧坊的样子？怀旧竟难以挥却的心路，即便是折身到记忆深处，打捞上来的也是斑驳的断章，老街的样子只能去发黄照片中寻找。

在文化馆，近百人聆听孙国辉老先生讲赤峰老街历史。孙老先生穿着粗布白色宽松便服唐装，黑色宽松裤，脚下一双黑色布鞋，肩上背着一个褡裢，这身装束让我想起小时候听书的情景，古朴的文化在古巷里挥发，肩上的褡裢全是赤峰老街的高矮平房、狭窄胡同。顺着老先生的导引，老街的旧貌清晰还原，一种久违的亲切油然而生。

说起赤峰老街，我也有些片段记忆。心中的老街虽然没有老先生讲述的那么久远，可在我记事时，多少还有赤峰老街的痕迹。头道街二道街是蕴

藏赤峰故事最多的地方，像我这样土生土长的赤峰孩子，时常去那里追逐童趣。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春节过后直到元宵节各个单位都出踩高跷的秧歌会，这样的团队很多，妈妈也是单位抽出踩高跷的一员，妈妈天天忙，我自然无人照看，家属院的几个小妹妹就跟着那一帮秧歌队后面，最大的是表姐年长两岁，跟随新春锣鼓来到百货大楼附近，似乎都迷路了，迷茫四顾，辨不清东南西北。从小住在火车站附近，没去过那么远的地方，百货大楼并不大，只有三层，可在古街古巷却是鹤立鸡群，我们在磨盘发圆的台阶上坐着发呆，肚子不合时宜地唱起“空城计”，饥饿的感觉与沮丧的情绪一起漫卷，最闹心的是不知道回家的路，跟着感觉走，太阳懒洋洋地看着我们，走着走着来到巷子口，一个派出所竖条牌

匾拦在眼前，大概位置二道街附近，我们几个鼓起勇气走进去，一位身穿蓝色制服，带着红领巾的叔叔走过来，叔叔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们几个小不点来这里干什么呀？我们几个抢着回答：不知回家的路。叔叔询问家住哪，我抢先说：火车站那边。叔叔把我们送到公共汽车上，买了到火车站的票，我们上车，方才找不到家的慌乱忘得一干二净，用头绳玩起编五福的游戏。

我的思路一直跟着老先生故事排序着，挥之不去的是老电影院，记忆中电影院简陋，与妈妈单位仓库一样，那时候看电影都是妈妈单位发电票，妈妈带着我走过中草药味很浓的横街药店，还混着炒菜的香味，前面是宾馆，那里的对夹很有名，嗅着一路飘来生活百味，走出了繁华的横街，西拐

角处是典当行，爸爸是这里的常客，经常买一些苏联老客寄来的家什，值得炫耀的是爸爸买回一件八成新的毛呢大衣，号码较大，妈妈巧手裁制，我从小学穿到初中。往东走便是老戏园子，就是头道街老电影院，上映的是朝鲜电影《金姬银姬的命运》，故事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分别在南北朝鲜的不同人生，走出影院我成了泪人。

跟着老先生的绘图我依稀记得赤峰县旧址的轮廓，现在黄金大厦北与西大桥交汇处，县检察院北邻是县医院，清一色的平房，那里有我的触感，小时候父母时不时给上几分零钱，除了买小人书就买螺丝疙瘩糖球，吃的满口蛀牙，爸爸骑着28自行车带我去县医院看牙，我最怕牙医操作那庞然大物的治牙机器，每次看完牙，我一整天都不见笑容，这次修完牙，爸爸

就把我放在自行车上，支起车梯，独自向百货商店走去，我心惊胆战坐在车子大梁上不敢乱动，生怕车子卧倒把我摔着，一会爸爸就出来了，爸爸给我买一双尼龙袜子，也是我穿的第一双尼龙袜子，在那年代都穿粗糙的大线袜子，能穿上尼龙袜子是令人羡慕的。

老先生说的老街，有些事也是我记忆中抹不掉的图像。我自以为是土生土长的赤峰人，那些历史我知道的只是星星点点，如今赤峰老街已经翻新，那些老气的街景都珍藏在老先生褡裢里相册中，老街的历史，故事的来由都储存在老先生的脑子里，我还听者意犹未尽，老先生说：时候不早了都没老爷儿（太阳）了。大家都准备合影留念，才把我从记忆的海底捞出。



你是一匹倔强的铁蹄马
从坝上到坝下
从崖畔到河畔
一路狂奔
激情在唇齿间燎烧
理智从鼻孔里飘逸
从心所欲你舞动身躯
铮铮的蹄响凝固在冷瑟的冰河里

你是一匹倔强的铁蹄马
从乡野到都市
从农舍到街区
一路狂奔
勇气在发际边迸射
孤独在眼睑内升起
离群索居你屏住呼吸
弯曲着脖颈奔走在寂寥的人群里

你是一匹倔强的铁蹄马
从晨曦到暮霭
从现实到梦魇
一路狂奔
语言在大脑里摇曳
灵魂在肢体旁游离
殚精竭虑你牙关咬紧
温热的汗水把凋零的鬃毛浸润梳洗

你是一匹倔强的铁蹄马
从远古到现代
从喧嚣到沉寂
一路狂奔
肌肉在石缝间蜷缩
嘶鸣在咽喉里扭曲
坝上的风景幻化成浮云一抹
岩石的绘画里有你俗世的颠沛流离

小三峡秋色 摄影 张今卓



川子小小说三题

六月雪

六月，天山深处依旧白雪皑皑。海拔7000多米的主峰托木尔峰仿佛统帅的大纛，笃定地端坐在千山之上。然而当你攀登上去，它却隐藏在云雾中，不见真容。

四个人迤逦前行，都瑟缩着、佝偻着身躯，用脊背对着前方，向山巅、向托木尔峰的方向进发，仿佛冬天里随风出征的扎蓬。

这是1980年夏天，他们团从内地迁来天山脚下。四个人由老兵瞿佳奇带队，勘察路段路况。

尽管他们一早就离开了营房，但仅走了十多公里就已是下午5时光景。三个新兵落在了后面，瞿佳奇回头望去，他们像三块移动的面团，和风雪揉在一起。

他寻觅一处背风的洼地，手脚并用扒开积雪，在露出来的一块土地上准备就餐。

他们聚在一起，吃的是馒头和蔬菜罐头。馒头像冻梨一般带有冰碴儿，咬一口坚硬而冰冷，罐头豆角也是凉凉的，难以下咽，水壶里的开水凉透了，外面结了一层冰花。饭毕，他们反而周身冷了起来。

为驱赶寒意，他带领大家跑起来。他瞥一眼云层里若隐若现蛋黄样暗昧的太阳，说：“天山海拔高，太阳晚上九点以后才落下，我们抓紧时间赶路，力争再向前挺进5到10公里。”

山上风雪如晦，太阳像朦胧的月亮。路坎坷，行路难，他们勉强行进5公里，见夕阳欲坠，天色渐黑，便急忙返回。可是，来时做的路标——那些脚印、画在雪野的图案、插好的树枝，全部在狂风中不翼而飞！

一名新兵用木棍探路，瞿佳奇亮着手电筒照后。黑咕隆咚的雪夜，一个个怕走散，互相拽着对方。尽管小心翼翼，他们还是像一串冰糖葫芦，一起滑进了深凹。天山多这种地陷一般的深凹，深不见底。三名新兵骑倒在

穴底，沮丧地说：“完了，我们不会冻死在这里吧？”

瞿佳奇呵斥道：“说什么呢，军人的意志哪去啦！”

他仰望着上面穴口的轮廓，仰望着重空，说：“搭人梯！”

他当然是人梯的底座。然而，他驮起的战士却够不到上沿。于是，他蹲下去，在那战士的肩上，再驮起一个。即使这样，也仅送出两人。他和另一名战友，依然够不到穴口。他喊，用皮带！上面的战友用两条皮带相接，终于将他肩上的战友拉了上去。

在雪地躺了半个小时，他说：“走，不然连长他们该着急了。”

他嘱咐大家小心，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走了不到5公里，像饺子下锅，他们又跌进一处更深的深凹，搭人梯也无济于事。他说，没办法，等待救援吧。

有个新兵在哭。他劝道，挺住，军人流血不流泪！他们紧紧地拥在了一起。

下半夜了，他们终于听到了连队战士前来寻找的喊声。他们立刻回应，但他们太疲惫了，应答之声在呼啸的寒风中如游丝般孱弱，外面的人根本听不到。

渐渐地，呼喊的声音远去了。气温骤降，有人牙齿打颤问：“不会冻死吧，不会冻死吧？”

瞿佳奇拿出一只打火机，点燃了自已的皮大衣，殷红的火苗飘起来。后来，战士们循火光起来，他们得救了。

今年八一战士聚会，我邂逅40多年未见面的瞿佳奇。当年，我们一同入伍，但我留在了内地，他去了边疆。那次遭遇，他冻掉了右手的四个指头，荣立二等功。

他要用仅有一个拇指的手掌给我敬礼，被我紧紧地抱住了。

无名英雄

一大早，乡下突然打来电话，急促地告知我，大伯垂危，他要见我一面。我匆匆打车赶回铜台沟。

大伯九十岁，在我们刘家属于高寿。他的手像一把钳子，死死地抓着我。而且，往日浑浊的眼眸也放出熠熠光彩。大伯说：“我要告诉你我的一个心愿！”

大伯曾是一名志愿军，1951年1月初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时，他是连长。

那天晚上，他接到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在限定时间内将一批军用物资送到战火正酣的前线去！

在甲屯里附近的铁路桥旁，大伯带人拦截了一列火车。

打开车门的瞬间，他怔住了：火车上有三十七名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他们身上缠着绷带，倚靠在车厢壁上。但是，他还是咬着牙说：“对不起，请诸位下车，这列火车被征用啦！”

这时，从车厢后面挤过来一个女军人，她说：“不行，他们都是重伤员，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我们要尽快把他们送到后方去。”

他说：“可是，不赶快把这批武器弹药、食品药品运送到前线，将会有更多战士失去生命！”

她说：“我不管，我这个排长有责任保护这些重伤员。”

他恳求道：“有点大局观念好不好？”

她却瞪着他：“我告诉你，治病救人就是我们医生的大局！”接着，她愤怒责问：“你执行任务，我也执行任务，你为什么非要中断我的任务？你不怕我挨处分吗？”

他摆摆手，心想算了。她不理睬他，转身要去关闭车厢的门。

可是，一个人却从一副担架上，咕咚滚下车来，那人全身绑满了绷带。他艰难地睁开肿胀的双眼说：“都别争了，我叫夏天光，是116师团职参谋，所有人都要听我的。前方战事要紧，它关系到众多战士的生命！”

即刻，那些伤病员有的挪下，有的滚下，有的跳下，纷纷离开车厢。

也有不能动的伤员在担架上呻吟，枉然地向车厢外挣扎着。夏天光喊大伯：“拾呀，愣什么呢！”

大伯急忙带领战士装好物资，向这些伤员和陪伴他们的她与另外两个女兵，敬了一个军礼，叮嘱他们在原地等着列车返回。火车一路鸣笛，驶向战火纷飞的远方。

列车驶出不远，他再回头，月色下看见他和战友，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在给东倒西歪的伤员包扎。

五个小时后，从前线返回，他指挥列车驶向那座桥。

来到桥头，他跳下机车，四下张望，哪里还有她、夏天光和那些伤病员啊！

天渐渐破晓，凄苦的北风像饥饿的猩猩在咻咻地吼。他茫然四顾，发现脚下只有焦黑的泥土、沙石与泥浆四溢的弹坑，还有冒着浓烟的金达莱枯枝。

“人呢！”他喊。

他把嗓子都喊哑了。

天骤然亮起来，像舞台的幕布倏地拉开。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眼泪竟然噙里啷啦地一颗一颗掉下来。

“都死啦！炸死啦！美国鬼子的‘黑寡妇’飞机，一颗燃烧弹，就把这些孩子全都炸死啦！多好的中国孩子啊！”一位朝鲜阿妈妮翘起朝他们走来，老人悲恸地呼号着，脸上是血，手上也是血。

大伯说罢，有一刻昏迷过去。但随即，他又睁开了眼睛。他问我，你知道那个女的是谁吗，那个排长？

我摇摇头。

他叹自说：“她是我负伤住院时相识的恋人。本来，我们说好要在战争结束后结婚的。我一辈子不再娶妻，也是为她！”

大伯长叹一声继续说：“我有个愿望，就是要把我埋在在那座桥头，和她、和那些牺牲的战士在一起。”

我含着眼泪，点了一下头。

他说：“记住，千万不要给我立碑。我不要名字！在朝鲜战场牺牲的那么多志愿军战士，很多都是无名英雄！”

神针

侯三出自中医世家，自小与一古寺高僧学得一手精湛的针灸技艺，针到病除，被誉为“神针”。

侯三虽然是铜台沟村人，却一直不得闲，被海外人接出送回。

一日清早，侯三出诊回村，在大牛群街头遇到一帮人哭哭啼啼出殡。侯三骑一匹瘦马，觑眼躲闪在一边。举幡的孝子尚幼，披麻戴孝，有些踉跄。一行人抬着白皮棺材，棺材后面的缝隙还在向地面渗着渗出血水。侯三一惊，跳下毛驴，喝了一声，快站住，棺材里的人没有咽气呢！

孝子迟疑地说，不能停，出殡时棺材触地不吉利啊。

侯三问，里面的人是不是你妈妈？

幼子说，是。

那还不赶快停下！他急了，上去拦住了抬棺材的人。

此时，从后面跑来一位老者，老者见是侯三，忙说，侯先生是神医，快停下，听他的错不了！

打开棺材，年轻的妇人面色如生。侯三上前，微微一笑，从腰间的荷包里拔出一颗三寸长的银针，左手掐住妇人的人中穴，右手手捻银针对准气海穴，控制手腕之力，下针二寸余。

须臾，妇人“哼”了一声，竟坐了起来，且身下传出来婴儿呱呱坠地的啼哭声。

翌日，一块烫金的巨匾“一代神医”抬进了铜台沟，并被镶嵌在侯三家的门楼上。一时，侯三“一针救两命”的传闻不胫而走，“神针”的盛名愈加远扬。

铜台沟背靠大黑山。大黑山蜿蜒如龙，迤逦迤逦，像正在打开的扇子。其山坡和山下的皱褶里，是落叶一样散乱的村庄。下游有个洼子村，村民吴树林在鬼子宪兵队当特务。有日本人的靠山，吴树林富甲一方，傲视乡邻，喘气时，两个鼻孔俨然竖起的烟囱，压根儿就没有接地气的意愿。当然，吴树林也有气短的时候，他娶了五房姨太太，却没有一男半女。不是女人不生养，而是怀孕不久就流产，不能保胎。

终于，五姨太太怀孕了，他雇了一架八人抬红缎子大轿，把侯三接到了洼

子村。侯三把脉，望闻问切一番，说，这个胎儿保不得。

吴树林急了，瞪着牛眼问，为什么？

侯三说，是个儿子，但是个傻子。

吴树林喜形于色，说，带毛就不算秃，你要保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侯三便给五姨太太扎了几针，说什么不坐大轿子，骑一匹毛驴走了。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五姨太太果然生了个儿子，但这儿子的确是个傻子，五岁了，会说话了，整天捧着吴树林踢他的屁股，还骂，操你娘，操你娘！

吴树林瞪着牛眼，无奈地垂头向着地面叹气。

距洼子村不远，是哈气沟村。该村沟口窄小，像哈气的咽喉，因而得名哈气沟。春天，吴树林接报，有八路在哈气沟开会，就带人抓捕。此去，却扑了空。由此，他恼羞成怒，下令把堡垒户厉成壁装在皮口袋里活活摔死，并把厉成璧的妹妹厉春丽抢回洼子村，强行糟蹋。岂料，厉春丽这女子暴烈，不堪凌辱，跳井自尽了。

提起吴树林，黑山脚下的人都痛恨不已，吐唾沫，叫他“二鬼子！”

一个漆黑的夜晚，八路军派出武工队奔袭洼子村，要俘获和制裁吴树林。但吴树林作贼心虚，早已把家搬到了平庄街里的宪兵队。

这年秋天，鬼子“扫荡”，吴树林带人钻进了铜台沟。他来到侯三家，递上一根金条，附耳说，侯先生，是这样，我近日又娶了一房姨太太，小娘们骚，如花似玉的，还真够我应付的。

你看，能不能给我扎几针，强身健体，提高肾功能，也好让我留个后啊。

侯三掂了掂金条，笑吟吟地捂着长髯，说，现在就扎吧？接着，不由分说，从腰间的荷包里拔出那根银针，在对方的百会穴、章门穴、鸠尾穴等下针，每个穴位都入针二寸有余，扎得对方红光满面，笑逐颜开。

此后，不到月余，吴树林居然因腰酸、盗汗、遗精，不治而死。

吴家的人咬定，是侯三捣鬼，持枪到铜台沟找侯三报仇。

其时，侯三已携家逃走月余。据说，侯三参加了共产党黑山游击队。